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至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徐苞

資治通鑑後編　　史部二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按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國朝徐乾學撰乾學有讀禮通考已著録是編

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桱王宗沐諸本大都

年月參差事跡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

偹而如改宋史周羲成軍為周羲以胡瑗為

朱子門人疎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考諸書作為是編草創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没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删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也其書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蹟之詳畧先後有應參訂者皆依司馬光例作考異以折衷之其諸家議論

足資闡發者並採系各條之下間附已意亦依光書之例標臣乾學曰以别之其時永樂大典尚庋藏秘府故熊克李心傳諸書皆未得窺所輯北宋事迹大都以李燾殘帙為稿本援據不能賅博其宋自嘉定以後元自至順以前尤為簡畧至宋末昰昺二王皆誤沿舊史系年紀號尤于斷限有乖又意求博贍頗少翦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備叙世系慶元

僞學之禁詳載謝表元末事蹟多採輟耕録
鐵崖樂府叙書藝則稱其日寫三萬字紀隱
居則述其懷抱幾時開無關勸懲徒傷煩冗
又載元順帝初生之事過信庚申外史尤涉
鑿空然其裒輯審勘用力頗深故訂誤補遺
時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傳以樞密使
出判揚州令據宰輔編年録改作河陽余介
傳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戰于嘉定今據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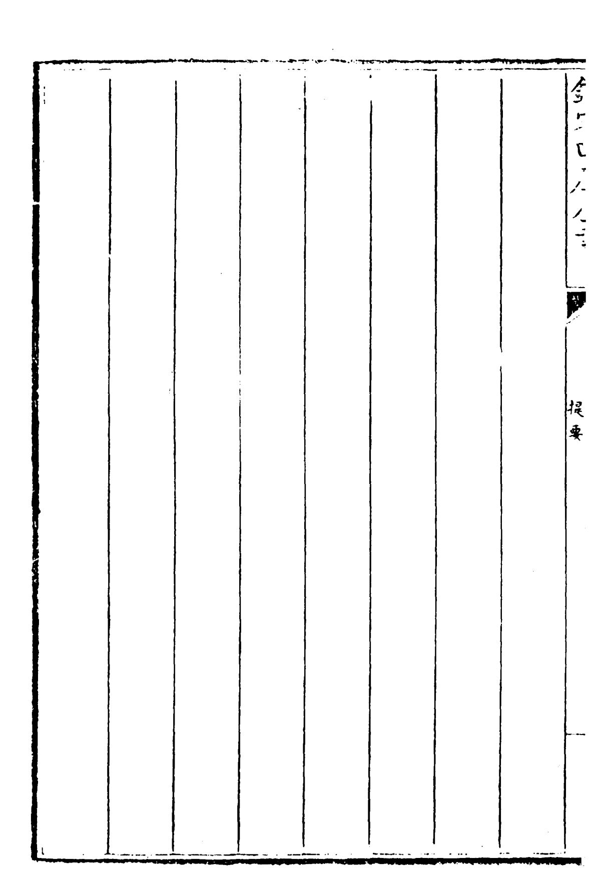
改作十二年元末冦陷淮安本紀首尾不具
今從王逢梧溪集定作趙國用至正十六年
張士誠陷湖州本紀作二月今從明實録作
四月皆按文覈實信而有徵又是時乾學方
領一統志局多見宋元以来郡縣舊志而若
璩諸人復長于地理之學故所載輿地尤為
精核如宋王堅之守合州則采四川總志年
子才之諫張燈則采西湖遊覧志而明人紀

事之書若劉辰國初事跡吴寛平吴録之類亦並從附載以資考證年經月緯犂然可觀雖不能遽稱定本而以視陳王薛三書則過之遠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總校官臣陸費墀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 起上章涒灘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脁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馬軍都指揮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初應募居周祖帳下世宗嘗閱文

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世宗疑之乃命匡胤代馬及恭帝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軍節度使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北漢引契丹入寇周帝命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殿前都點檢趙匡胤領宿衛諸將禦之匡胤掌軍政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至是主少國疑將士陰謀推戴壬寅殿前副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癸卯大軍繼之軍中知星者河中

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謂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匡義考異集王偁東都事畧陳桱通鑑續編作匡義薛氏王氏皆同惟李燾續通鑑長編楊仲良皇朝通鑑紀事本末作匡乂宋史太宗本紀亦云初名匡乂今姑從匡義及歸德節度掌書記薊人趙普普初見顯德三年二月語未竟諸將露刃突入大言曰軍中定議欲冊太尉為天子

匡義普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且外寇壓境盍先攘之諸將不可曰事變未可知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破賊不難也匡義因語諸將曰興王易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汝等各能嚴飭軍士勿令剽刼都城人心安則四方自定汝等亦可共保富貴矣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審琦初見顯德三年）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匡胤者將士環列待旦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遲明

諸將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未及應即被以黄袍羅拜呼萬歲掖乘馬南行匡胤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吾命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衆下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庫及士庶家不得擄掠用命有厚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乙巳入汴先遣客省使大名

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時宰相方就食閤中聞變范質（質宗城人初見開運元年）執王溥（溥榆次人初見乾祐二年）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太原韓通（通初見顯德元年）自内庭惶遽奔歸將率衆備禦散員都指揮使王彥昇（彥昇初見顯德三年）遇通於路躍馬逐之馳入其第殺通及其妻子（考異蘇轍龍川別志言韓通以親衛戰閔下敗死按通倉卒被殺未嘗交鋒今從續通鑑長編）諸將翼匡胤登明德門匡胤令甲士還營退歸公署釋黃袍有

頃諸將擁范質等至匡胤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彦瓌按劔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考異

司馬光記聞云質頗誚讓太祖王偁東都事畧范質傳既見太祖質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陳桱通鑑續編云范質以義讓匡胤薛應旂宋元通鑑亦載質讓匡胤曰先帝養太尉如子今骨肉未寒而太尉若此柰先帝何按王溥降階拜質亦從之拜安肯侃侃以大義責宋祖乎長編及宋史並無此語今不取

質曰古有禪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遂請匡胤詣崇

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穀初見乾祐元年袖中出周帝禪詔詔曰天生烝民樹之司牧二帝惟公而禪位三王乘時而革命其揆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稟上聖之姿有神武之畧佐我高祖格于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獄訟歸於至仁應天順人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祗畏天命宣徽使引匡胤就龍墀北面拜受宋史及實録並無宣徽使姓名疑即昝居潤也宰相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宮考異龍川别志言太祖脫甲詣政事堂范

質見太祖首陳禪代議又東都事畧范質傳質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子與飛龍記司馬光記聞朔記等所載都不同按太祖實歸府第將士即擁范質等至質等見太祖以不在政事堂具約束將士不得加無禮於太后少帝固先定于未入城時非緣質請也惟執王溥手出血及光所記質不肯先拜當得其實

乙巳詔定有天下之號曰宋因所領節度州名也改元大赦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齎詔諭天下其諸道節度使別以詔賜馬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蘇轍曰予觀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

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焉

戊申贈周韓通爲中書令以禮葬之初通與帝同掌宿衛軍政多決於通通性剛愎衆情不附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畧見帝得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卒及於難帝怒王彥昇專殺將斬以徇已而釋之然終身不授節鉞考異記聞云上初欲斬王彥昇以初受命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葢誤也但不授節鉞耳

賜唐主李景詔書 辛亥論翊戴功 以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為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為義成節度使殿前副都點檢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張令鐸為鎮安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殿前都虞侯王審琦為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張光翰為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餘

領軍者並進爵考異虎捷宋史作龍捷誤案玉海云國初張光翰虎捷左廂趙彥徽右廂都指揮使令從之　癸丑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歸於唐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丁巳命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廟及嵩慶二陵因著令以時朝拜　先是周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韓令坤令坤初見顯德二年領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帥前軍至真定帝既受禪遣使諭延釗令坤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己未加延釗殿前都點檢昭化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

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宰相表請以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帝生日也　壬戌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初上領宋鎮普為書記與節度判官劉熙古觀察判官呂餘慶攝推官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以佐命功遷乃召熙古為左諫議大夫餘慶端明殿學士義倫戶部郎中　癸亥以符彥卿守太師雄武節度使王景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殷守太尉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守太傅餘領節鎮者並進爵

甲子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　幸國子監　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已兵部尚書張昭昭初見乾祐二年等上奏曰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改國始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

追尊高曾祖禰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制可於是定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賓儀所定也

朱熹曰太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或言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者臣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寧兆庶蓋不必親為

之然後為盛也

鎮州郭崇報契丹北漢軍皆遁　唐主景遣使誅鍾謨於饒州詰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卿還何也謨頓首服罪縊殺之并誅張巒於宣州（謨流饒州巒貶宣州副使去年十月事）

二月乙亥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安喜人治家嚴毅有法生五子（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誠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加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上待周三相並以優禮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三大館職皆宰臣兼之首相昭文次監

修次集賢宋因馬質溥尋皆罷參知樞密又加樞密使吳延祚同二品以延祚父名璋避平章故特加同二品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從容賜茶乃退唐迄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為相自以周朝舊臣內存形迹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劄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　已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相國寺　中書舍人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

士合格者楊礪等十九人自是歲以為常　辛卯大宴於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前鄉貢三傳孫蘭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其門人有被黜退者蘭乘醉突入貢院諠譁下吏案之壬辰蘭決杖配商州　三月乙巳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　丙辰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丁巳殺其弟桂王璇興日據司馬光朔記　吳越王俶遣使來賀

登極唐主景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宿州火燔民廬舍萬餘區遣中使安撫之　壬戌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謚高祖眺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崔曰文懿曾祖珽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桑曰惠明皇祖敬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曰簡穆皇考弘殷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壬戌定國運受周木德因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節度使李

奐興言遣都將李奐玉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奐興即奐殷也避宣祖諱改焉　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竇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詔行之　遼人入寇棣州刺史何繼筠追破其衆於固安獲馬四百匹　帝加周昭義軍節度使太原李筠中書令筠初見天福十二年七月使者至潞州筠即欲拒命左右切諫乃延使者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象懸

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懼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毋怪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伺動静帝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帝曰吾聞汝數諫汝父不聽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告筠筠遂令幕府為檄數帝罪癸未執監軍

周光遜等送北漢納欵求援又遣兵襲澤州殺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邱仲卿説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　丙戌昭義變聞樞密使吳延祚言於帝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戊子遣石守信高懷德率前軍進討帝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

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考異石守信出軍續通鑑長編及宋史在戊子實錄在癸巳戊子四月十九日癸巳二十四日今從其近者帝召三司使張美調兵食美言懐州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偫以待王師帝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藉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遂升懐州為團練以令琮充使馬美初見顯德二年

富弼曰太祖賞功任人深得其術以令琮儲蓄待王師故有團練之命用賞其勞又以移别郡則他官未

練其事遂升本州使名以授之恩寵如是之異其人

得不盡力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降服出次百官各守其司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潤居潤初見顯德元年赴澶州廵檢殿

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

全斌全斌初見天成元年考異梁宋史新編王全斌傳全斌未討筠之先官至相州留後非節度使也宋史太祖本紀作彰德軍節度使非是今從長編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

德會 辛酉以洺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為本州防禦使

燕西山廵檢備北漢也李筠請北漢主鈞舉軍南下已為前導鈞即曰大閱傾國自將將出左僕射趙華諫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赴之臣未見其可也鈞不聽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迎謁鈞封筠西平王贊拜不名坐宰相上筠見鈞儀衛寡弱內甚悔之又自言受周氏恩不忍負而北漢與周世仇鈞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鈞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乃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而自率衆三萬南出石守信等

破之于長平又攻拔其大會寨甲辰詔奪筠官爵　丙午宰相魏仁浦第視疾　己酉西京作周六廟成遣光禄卿郭玘奉遷神主　乙卯忠正節度使楊承信來設宴于廣政殿自是即以為例承信初見天福三年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吴延祚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吕餘慶副之皇弟光義為大内都點檢遣韓令坤率兵屯河陽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拱初見廣順二年嘗改名勸帝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訓

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帝納其言

丁卯石守信高懷德破筠軍三萬餘衆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固

是月永安節度使折德扆破北漢沙谷寨斬首五百級德扆從阮之子也考異實錄在六月甲午據奏至日也宋史因之今從長編扆初見乾祐三年從阮初見開運二年

六月己巳朔帝至澤州督軍攻城逾旬不下帝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乂全乂初見廣順三年問計

全乂請併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全乂拔鏃進戰帝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北漢宰相衛融宋史作魏融誤甲申免澤州今年田租乙酉進次潞州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赦之陞單州為團練用守節為使是日帝入潞州宴從官於行宮辛卯大赦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田租録陣歿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筠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筠即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福爾筠遽釋

之　北漢主鈞聞筠敗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耳　癸巳安國節度使李繼勳來朝乙未命為昭義節度使（繼勳初見顯德三年）丁酉帝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　初衛融被執帝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對曰犬吠非其主臣誠不忍負劉氏且云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不為陛下用終當間道走河東爾帝怒命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曳出將戮之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

忠臣也釋之以良藥數具瘖因使致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以融爲太府卿

七月壬子幸宰相范質第視疾　前司空趙國公李穀初歸洛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他物稱是穀受之及筠叛穀憂恚發病乙卯卒帝爲廢朝一日贈侍中穀爲人厚重剛毅雅善議論辭氣明暢尤能知人汲引寒士多至顯位　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武殿賞平澤潞功也

初成德節度使金城郭崇崇初見天

福二年聞帝受禪追感周室恩遇時或涕泣監軍陳思誨陳思讓汾州人初見天福六年思誨其弟也密奏其狀且言常山近邊宜謹備之帝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此蓋有所激發耳遣使覘之崇憂懣失據觀察判官辛仲甫曰公首效誠節且軍民處置率循常度朝廷雖欲加罪何以為辭使者至但率官吏郊迎盡禮致恭淹留伺察當自辨明矣崇如其言使者歸奏崇無他考異東都事畧宋史新編郭崇傳言崇方對賓屬坐池亭飲博城中晏然不言仲甫為崇籌畫事辛仲甫傳亦不言此事今從長編帝喜曰我固知崇不

反也　以昝居潤權知鎮州初以知州易方鎮也考異本傳及皇朝大事紀九朝備要皆載居潤權知鎮州而長編有郭崇入朝帝命為宣徽南院使權知鎮州疑有先後不應亦載是年七月内及考崇本傳並無此事則為居潤無疑也　乙丑唐主景進白金賀平澤潞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隷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

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設仗衛行入閤儀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 入閤唐制起于天寶明皇以無為守成詔旻朝喚仗百官從容至閤門入蓋唐前含元殿非至正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衙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衙或御紫宸殿即喚正衙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故謂之入閤其後遂為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既廢正衙立仗而入閤亦希濶不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唐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衙待制官兩員正衙退後又令六品以下於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後每入閤即有待制次對官後唐天成中廢至是亦復行之廊下食起唐貞觀其後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

之廊𢎞唐末寖廢但於入閤起居日賜食今循其制 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焉 保義節度使袁彥聞禪代日夜繕甲治兵帝慮其為變命潘美往監其軍美單騎入城諭令朝覲彥即治裝上道帝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成吾志矣丙子徙彥為彰信軍節度使 以忠正節度使楊承信為護國軍節度使承信至河中或言其謀反帝遣作坊副使魏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言承信無反狀承信因是獲沒於鎮 忠武節度使張

永德永德初見乾祐三年從武勝節度使入覲從遊玉津園時帝將有事於北漢密訪策畧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為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間使諜之先絕其援然後可圖帝曰善

甲申立琅琊郡夫人王氏為皇后后華池人彰德節度使饒之女也饒初見天福十三年八月

丙戌作新權衡頒天下禁私造者考異李燾曰十九日本紀即云頒新量衡於天下按此但新造未頒也今從本志

戊子以趙普為兵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帝之征澤潞也普

請行帝笑曰普豈勝甲胄乎至是師還論功帝曰普宜在優等遂遷是職　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貞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元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馬保勗總判内外軍馬事甲午（日據曾顔澥海行年記）保融卒保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　乙未唐主景遣使來賀帝還京　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遥縣　丙午御崇元殿備禮册於四親廟　巳酉中書舍人趙行逢坐從征避難貶房州司戸參軍

帝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帝自取數石於馬上抱之羣臣六軍皆爭負石開道行逢憚涉險僞傷足留懐州不行及師還行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制帝怒下御史府劾其罪而黜之

周檢校太尉淮南節度使滄人李重進重進初見廣順二年七月周太祖甥也始與帝俱事世宗分掌兵柄以帝英武心憚之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及帝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重進請入朝帝賜詔止之重進愈不自安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

翟守珣間行與筠相結守珣潛求見帝言重進陰懷異志帝厚賜守珣使説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帝既平澤潞隨欲經畧淮南徙重進為平盧節度使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考異陳思誨持鐵券往賜舊録在庚戌新録在壬子今從舊録重進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不敢納帝聞重進舉兵命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審琦為副李處耘

為都監宋延渥為都排陣使帥禁兵討之　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内牙指揮使薛温以兵圍其第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左右勸俶殺延福兄弟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忍置法但除名徙諸州卒全母氏之族延福初見廣順二年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詔文武常參官請病告過三日有司以名聞遣太醫診視　是月吳越始榷酒酤考異吳越備史榷酤在建隆二年九月今從長編

初李筠之叛遣使邀建雄節度使楊庭璋庭璋姊故周祖妃也帝疑其有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荆罕儒罕儒冀州人初見顯德六年十二月爲晉州兵馬鈐轄使伺察之罕儒每入府中從者悉持刀劍欲圖庭璋庭璋開懐接納殊不設備罕儒亦不敢發會有詔召庭璋赴闕庭璋即日單車就道冬十月巳巳徙庭璋爲静難節度使　壬申河决棣州厭次縣又决滑州靈河縣　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荆罕儒領千餘騎抵北漢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

夕次京土原北漢主遣大將郝貴超領萬衆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閻彦進分兵以禦罕儒錦袍裹甲據胡牀饗士方割羊臂臑以食閻彦進小卻即上馬麾兵徑犯其鋒北漢人攢戈舂之罕儒墜馬被獲猶格鬬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素畏其勇欲生致罕儒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帝聞罕儒戰殁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勲為西京武德副使責將士不用命者黜二人斬二十九人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煑鹽之利嵗入鉅

萬詔聽十收其八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

勇而善戰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

富弼曰太祖朝邊將戰没降黜别將誅戮兩兵威令

如此將帥自然盡力今西邊用兵大將如劉平任福

輩戰没朝廷不罪親兵但加存恤軍法不振所以久

而無功

帝問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昧

武侯之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外絶救援内乏資糧

宜速取之帝是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光義為大内都部署吳延祚權東京留守吕餘慶副之 庚寅帝發京師百司六軍並乘舟東下甲辰次泗州捨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丁未次揚州城下即日拔之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殺陳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為其黨所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重進兄重興初聞其叛即自殺弟重贇及其子延福並戮於市己酉賑揚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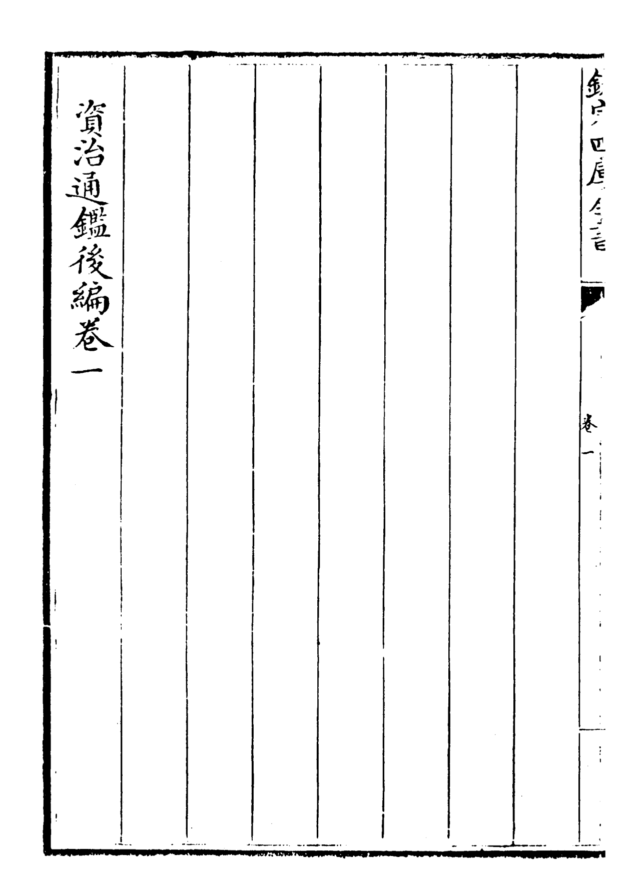
以下半之脊隸為軍者賜衣屨遣還庚戌詔重進家屬部曲並釋罪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北門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坐卻立不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乙卯唐主景遣左僕

射嚴續來犒師續初見開運三年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鎰戶部尚書馮延魯延魯延巳弟初見天福八年來買宴考異續通鑑作置宴誤今從陸游南唐書帝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帝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男子不得志固當反但時有可有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揚州數千敝卒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

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帝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不測茍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帝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考異龍衮江南野録載延魯對帝語乃真以為如此非重進不知乃飾說也又陳彭年江南别録云太祖笑曰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于此今從十國紀年 帝使諸軍習戰於迎鑾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薛良來奔且獻

平南策帝惡其不忠命斬著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火安　十二月己巳帝發揚州丁亥至京師　辛卯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稱藩從效初見開運三年　帝初即位欲陰察羣情鄉背頗微行或以為諫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帝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考異三聖實録載内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案繼恩開寶中始賜姓名累遷内侍行首建隆初未也今止稱左右

帝曰爾謂天子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帝亟見之其所奏廼常事耳帝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帝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拾齒置懷中帝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帝悅賜金帛慰勞之　遼宋王舍音　謀反事覺辭連其父李胡遼主璟殺之於獄李胡太祖第三子也後追謚章肅皇帝　初作受命寶鑄宋通元寶錢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起重光作噩正月盡玄黓閹茂六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退羣臣詣皇太后宮門稱賀　壬寅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太僕少

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　己酉帝御明德門觀燈宴從臣江南吳越使皆與焉　周顯德末遣官度民田多為民所訴至是帝謂宰臣曰度田本欲勤恤下民而近者弊愈甚今當慎選其人以副朕意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　詔浚蔡渠通淮右之漕也以右領軍陳承昭督其役蔡渠後改為惠民河承昭初見顯德四年　己未遣郭玘饗周廟　甲子斬澤州刺史張崇詁以其黨李重進也　監修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唐德宗時蘇冕始撰會要

四十卷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溥等於是采宣宗以降故事共勒成一百卷詔藏史館　遣使賜錢僦戰馬二匹羊五千槖駞三十　二月丙寅幸飛山軍營閱礮車　遼主釋其弟宋王舍音於獄　辛未浚五丈河通東北之漕也亦命陳承昭督之汴都仰給漕運歲調丁夫浚河糧皆自齎帝初即位即詔官給其食至是復謂侍臣曰煩民奉巳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後改為廣濟河　荊南高保勗進黃金什器　丁丑唐主景遣使來賀長春節　巳卯命通事

舍人王守貞使江南勞唐主遷都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於是遣常叅官分主其事仍出公粟賜彥卿以媿其心　乙卯詔禁民二月至九月無得採捕彈射著於令　令文武官及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是月唐主景遷都南昌南唐建南都于洪州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守建康洪州迫隘宮府營廨十不容一二羣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北望金

陵鬱鬱不樂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慚懼發殤卒鎬初見顯德六年七月 考異江南野史云嗣主怒鎬阿旨欲致極法鎬懼縊死五代史及李燾長編云發病卒今從南唐書

三月丙申內酒坊火坊與三司接火作之夕役夫突入省署盜官物上以酒坊使左承規等縱其為盜斬酒工五十人承規等皆棄市 考異按長編云乘火為盜者五十人擒斬三十八人則非役夫也又云左承規等坐以酒工為盜棄市其說與鄭公寶訓所載相反蓋作坊與三司接酒工乘火入三司省署盜官物也別盜安得至此酒工既為盜則應斬酒坊使縱下為盜則應棄市其事甚明白長編支離舛錯今從寶訓

富弼曰先朝行威令雖不為常法葢取凶暴者行之以警於衆使人人畏懼不敢有犯是因威刑以至于省刑也

辛亥以雄武節度使太原郡王掖人王景為鳳翔節度使充西面沿邊都部署景起兵伍性謙退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盡禮或言王位尊崇不宜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此我惟恐不謹耳至是自秦州來朝帝優待之宴賜加等復遣鎮鳳翔　北漢寇麟州防禦

使楊重勳擊走之重勳即重訓也避周恭帝諱改今名

重訓初見廣順二年顯德四年從麟州來降即命為防禦使

遼司徒鄂勒濟子特爾格誣告其父謀反復詐稱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

考異遼史穆宗紀書此事以辛亥繫二月案二月無辛亥蓋史脫三月字也今正之

癸亥帝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王彥超曰

彥超初見廣運三年

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揩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帝大笑而罷閏月甲

子朔彥超上表待罪於私第帝遣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侍臣皆再拜考異宋史太祖本紀云閏三月辛王津園謂侍臣曰沉湎非令儀朕宴偶醉恒悔之按辛王津園在巳巳相去數日必王彥超事誤移于下耳李燾亦曰本紀及舊録皆於閏月甲子初一日也與癸亥實相接盖因王彥超上表待罪故云　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飢遣使賑之　是春令長

吏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為之殿最又詔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其租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詔奪括田使給事中常準官先是館陶民郭贄詣闕訴括田不均詔令他縣官按視所隱頃畝皆實帝怒責準本縣令程

迪決杖流海島　壬寅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府

遣近戶守視前賢冢墓隳壊者即加修葺　巳未商河

縣令李瑶坐贓杖死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使按田不

能舉察除籍

富弼曰祖宗朝令犯贓至死者未嘗貸則國有定法

而犯者絶少近年臣寮受賕至死率蒙寛恕是恩無

極刑而犯者愈多不足以禁貪墨也

漢初犯私麴者棄市周令至五斤死帝以其法尚峻庚

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考異李燾長編繫以壬申日按四月無壬申今從本紀　又以前朝鹽法太峻定令官鹽闌入禁地貿易至十斤煑鹻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蠶鹽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考異李燾云按太宗實錄先是官貸鹽于民蠶事旣畢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令民從夏秋賦租償具直食貨志云唐有蠶鹽皆賦于民隨夏稅收錢絹與實錄少異當再考之　是月遼主射鹿不視朝　五月癸亥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以皇太后疾赦雜犯死罪已下　詔司天少監王處訥等重覈欽天歷

先是欽天歷成處訥私謂王朴曰此歷不久即差因指其當差處以示朴朴深然之　初周世宗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洛陽聶崇義（崇義初見顯德四年）詳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舊圖考正同異別為新圖二十卷至是來上詔加褒賞仍命太子詹事尹拙集儒臣參議拙多所駁難崇義復引經解釋乃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處至當頒行　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剩員以處退

兵考異按李燾云此但令諸州揀去老弱者耳部送强壯以補兩司之闕乃乾徳三年八月事兵志及經武聖畧等多并言之非是今從實録　罷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序遷帝謂宰相曰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治市征有羨利並詔増秩自是不以序遷矣

庚寅供奉官李繼昭坐盜賣官船棄市　詔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軍卒　五代以來州郡牧守多武人任獄吏恣意用法時金州民有馬漢惠者殺人無賴閭里患之其父母及弟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

左扶悉按誅之帝怒超等持法深刻並除名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　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於滋德殿太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帝參決大政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之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光義每出輒戒之曰必與趙書記偕行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太后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嗚咽不能對太后曰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帝曰此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太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

天下羣心不附故耳汝與光義皆吾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考異薛應旂王宗沐宋元通鑑皆作后云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又王洙史質云遺命光義光美德昭以次傳位今案宋史東都事畧及陳桱通鑑續編但云傳位於汝弟並無傳光美德昭語李燾辨之甚詳今不取薛王之說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考異東都事畧云后因謂趙普曰爾同記哥言不可違也按是時太宗不在帝旁辨見長編註中今不取普即就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考異李燾曰司馬光記聞稱太后欲傳立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

廷美也今從正史及新録而舊録無有是事按太后以周鄭王幼羣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於太宗太宗當是時年二十三矣太祖母弟也若并及廷美則無謂廷美當是時纔十四歲而太祖之子魏王德昭亦十歲其齒蓋不甚相遠也舍嫡孫而立庶子人情殆不然然則太后顧命獨指太宗記聞誤也正史新録稱太宗亦入受顧命而記聞不載今從記聞按太宗初疑趙普有異論及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得普所書乃釋然若同於脉下受顧命則親見普書矣又何疑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乎蓋正史新録容有潤色按太祖實録載普自訴章其辭畧與記聞同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正史新録别加刪修遂失事實耳故必以太宗實録及記聞為正王禹偁建隆遺事又云廷美與太祖太宗皆杜太后所生今本傳以廷美為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謹按廷美與趙廷俊同母母耿氏實太宗親語宰相國史著之其迹明甚不知遺事果何所據廼云爾就使廷美真

杜太后所生有罪黜廢於親親之道奚損而太宗特設此虛偽以自欺耶其不然決矣或者杜太后愛廷美與親所生不異故流俗因有是説且太后享年六十崩逝時廷美纔十四歲逆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也然宮掖事秘要不可用傳聞無驗語改國史明述況所謂建隆遺事者亦不必皆禹偁所記耶臣燾嘗辨之具開寶九月十月與國六年九月

己亥羣臣請聽政從之庚子以太后喪權停時享辛丑見百官於紫宸殿 庚申帝釋服

是日唐主景卒於南都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我言非忠臣孝子也考異唐主死日宋史作八月甲辰東都事畧作八月庚子皆誤今從南唐書 壬戌以太后殯不受朝 秋七月

唐主喪歸金陵考異按王舉天下大定録景喪歸在七月而南唐書則云八月至金陵今長編以大定録為據從之有司議梓宮不宜復大内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正寢從嘉即位改名煜尊母鍾氏為太后后父名泰章易其號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大赦境内罷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先是唐主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議興復曠土為屯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多非其人侵擾州縣豪奪民利大為時患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為禄廪

民稍休息焉　初帝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自唐季數十年來帝王凡易八姓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各典禁衛普數言於帝請授以他職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

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帝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高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有欲富貴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

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懽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帝從之賞賚甚厚庚午以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

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復除授云考異李燾曰按司馬光記聞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誤矣王氏筆録蓋得其實今從之文詞多取記聞稍益以丁謂談録太祖與趙普意但不欲守信等典軍耳豈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鎮耶太祖云為天子不若為節度使樂是欲守信等出為節度使也及開寶三年冬十月乃罷王彥超等節度使蓋記聞誤併二事為一耳邵伯溫見聞録又云王審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罷不如同時罷者四人初不緣入禁中救火也今不取

朱熹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

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壬申以光義行開封尹同平章事廷美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考異宋史東都事畧薛氏王氏宋元通鑑皆作壬申惟李燾長編作壬午今從壬申先是范質奏疏言光義廷美皆品位未崇典禮猶闕乞並加封冊或列於公台或委之方鎮皇子皇女雖在襁褓者乞下有司許行恩制故有是命質又言宰相者以舉賢為職以掩善為不忠竊見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歲滋深皆公忠可倚伏乞

授以台司俾申才用帝嘉納之　是月陳承昭塞棣滑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　吳越自五月不雨至七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邈奉其主景遺表來上　義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行友初見開運三年五月代兄方簡鎮易定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深意黨益盛深意亦見開運三年五月帝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帝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帝遣閤門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

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己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段尼深意戶老之入都城內北隅

女真國遣使貢名馬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彊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繫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

賦令專治舟船渡所貢馬　永濟縣主簿郭顗坐贓一百二十萬棄市　詔緣邊諸寨有犯大辟者送所屬州軍鞫之無得輒斷考異宋史在壬寅日今從長編　國子易博士郭忠恕被酒與太子中舍符昭文喧競於朝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已未責忠恕爲乾州司戶參軍昭文免所居官　庚申周世宗實録成四十卷　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進金銀繒綵謐即延魯　唐主手表自陳紹襲之意帝優詔以答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

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帝因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甲子以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保勗淫恣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軍民咸怨政事不治孫光憲切諫不聽（光憲初見天成元年）　遼嘉哩來降　高保勗遣其弟保寅來朝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帝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每遣使四方常諭以謹飭頗聞鮮克由禮遠人何觀焉自今出使四方要當審擇其人　詔罷大宴以皇太后喪故也　冬十月癸巳唐主遣

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卿田霖助葬皇太后山陵（熙載初見天成元年叔嗣之子也）丙申命樞密承旨王仁贍使江南賀唐主新立　戊戌勑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戎馬前所盜者悉令還之　丙午祔葬明憲皇太后於安陵

是月命知制誥河南盧多遜看詳進策獻書人文字升降以聞　甲子皇太后祔廟　己巳幸相國寺遂幸國子監　以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

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闗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闗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政治益修吏民愛之　濠楚民飢詔令長吏開倉賑貸

西山巡檢使郭進敗北軍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

進威令嚴肅帝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寇進語其人曰汝敢論吾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罪耳命以其人還之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帝乃從之　十二月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獲

遼州刺史傅廷彦弟勲以獻 代州刺史折仁里党項

蕃部之大姓也世居河西帝以其有扞邊功召令入覲

復命歸領刺史如故 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戸取才

勇者一人為弓箭手餘九戸資以器甲芻糧是歳詔籍

之凡一千四百人 始置藏氷務常以孟夏命官用幣

以黒牲祭玄冥之神乃開氷祭於太廟 初南漢女巫

樊胡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陳延壽以見其主鋹鋹

於内殿設幄帳陳寳器胡冠遠遊衣紫袍坐帳中宣禍

福呼張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内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瓊仙等附之澄樞見顯德三年瓊仙見乾祐三年是歲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胡以為符瑞諷羣臣入賀

建隆三年春正月庚申朔以喪不受朝賀　巳巳命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初戸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可貸民至秋乃收新粟沮之者曰若歲薦饑將無所取償孰執其

咎帝以詰義倫對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稔寧復憂水旱邪帝悅故有是命考異義倫名犯太宗偏諱故史稱沈倫李燾曰倫傳不載其年故事稱元年實訓稱二年亦不知的是何日按倫於元年二月壬戌初除戶部郎中四月乙卯受詔分督在京諸倉則使吳越必在督倉以後安得尚指秋粟其稱元年者誤也稱二年者亦無所証據而此年正月乃有是命疑此即太祖用倫之言故載於此倫於此年十一月丙寅乃自戶部郎中除給事中

甲戌廣皇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

令諸州長吏勸課農桑自後歲首必下此詔　詔州縣不得役僑居民　癸未幸國子監　丁亥以監察御

史劉湛為膳部郎中湛榷茶蘄春歲入增倍遷拜越級非舊典也　二月庚寅令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者各舉堪為賔佐令録者一人聽內舉貪濁畏懦舉主坐之　甲午詔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每五日内殿起居以次轉對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寃濫百姓疾苦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已亥更定竊盜律贓滿五千足陌者乃處死　蜀主以秦王玄喆為皇太子　壬寅帝謂侍臣曰朕欲武臣

盡令讀書俾知為治之道左右皆莫對考異李燾曰賜崔頌等酒果據實録在此年六月崔頌傳亦云三年夏始聚生徒而寶訓載武臣讀書事乃因賜頌等誤也今不取丁未詔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者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依唐制也甲寅北漢冦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丙辰幸國子監遂幸迎春苑宴從官三月戊午朔控鶴右廂都指揮使尹勳配隸許州為教練使勳督浚五丈河陳留丁夫夜潰勳擅斬其隊長十人又追獲七

者七十人皆刵其左耳有詣闕稱寃者兵部尚書李濤卧病家居力疾草奏乞斬勳以謝百姓濤家人曰公宜自愛朝廷事姑置之濤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豈能免但我掌兵柄軍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帝覽其奏嘉之然念勳忠勇止薄責焉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自今決大辟者録案聞奏委刑部詳覆 戊寅詔三司春冬送戍卒衣並官給車粟毋得調發民丁 己卯封邱縣令蘇

允元坐申雨降不實免官　丁亥徙北漢降民於邢洺州計口賦粟　禁民火葬　初泉州節度使留從效卒允從願之子紹鎡嗣領軍務未幾衙將臨淮陳洪進誣紹鎡謀附錢氏執送於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洪進初見開運元年漢思亦見開運元年　考異李燾曰留從效傳從效寢疾為牙校張漢思陳洪進所刦漢思自稱留後洪進為副而陳洪進傳乃稱從效卒紹鎡掌留務月餘洪進乃執紹鎡推漢思自相矛盾以他書參考洪進傳得其實而從效傳誤也從效病當在二年冬其死在今年春大定録於三月載從效卒然不知的是何日十國紀年亦不載日

夏四月乙未延寧二州大雨雪溝洫

氷

丙申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别受密旨許便宜從事贊將至延州乃分置步騎前後絡繹林莽之中遠見旌旗羌渾迎者莫測其數無不畏服贊延壽子也贊初見天福十二年帝注意謀帥既令贊屯延州又命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契丹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諸臣家族在

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
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
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自此
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越之
地　邢州言北漢民四百十人來降　乙巳贈兄光濟
為邕王弟光贊為夔王追册會稽郡夫人賀氏為皇后
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　定難節度使
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方命玉工治帶即遣使以

帶賜之彝興感服　甲子幸相國寺禱雨遂幸迎春苑宴射　乙亥發潞州民開太行道通餽運　河北諸州旱遣使乘傳檢旱苗　甲申復幸相國寺禱雨詔撤樂太官進蔬食　乙酉大治宮闕倣西京制命韓重贇董其役　六月癸巳以樞密使吳延祚為雄武節度使代知秦州高防秦州夕陽鎮古伏羌縣地西北接大藪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尚書左丞高防知秦州建議置采造務取其材以給京師蕃部尚頗裕帥衆來爭考異

宋史太祖本紀六月壬子蕃部尚顏裕等爭采造務以兵犯渭北知秦州高防擊走之按是月癸巳以吳廷祚代防如紀所書之日則擊走在命廷祚後二旬恐誤今從長編防以狀聞帝不欲邊境生事乃遣廷祚先一日謂之曰卿年高久掌樞務今與卿秦州庶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卿也

富弼曰擴地而侵其疆則患生不測服而撫之聖人之遠筭也

先是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帝既受禪即

命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儒之像帝自贊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屢臨幸焉於是左諫議大夫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頌協子初見廣順元年三月）帝聞而嘉之遣中使遍賜酒果尋又詔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考異李燾曰據實錄本紀及會要太祖以建隆二年十一月始幸國子監三年正月又幸而祖宗故事乃云元年正月初幸二月再幸因詔增葺祠宇繪塑聖賢其年月與諸書特異今不取若增葺祠宇塑繪聖賢則會要固以為國初事不緣幸監然後有此舉也故事蓋誤耳）右補闕袁鳳坐檢田不實責授曲阜縣令　己亥以旱故減京畿

及河北諸州死罪以下　壬寅京師雨　丁未命吳延祚齋詔赴秦州赦尚頗裕等罪所擘戎俘並釋遣之遂罷采造務

資治通鑑後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三 起玄黓閹茂七月盡昭陽大淵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建隆三年秋七月己未禁諸州中元張燈 壬戌放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乙丑知舒州左諫議大夫馮

瓚言州界有菰蒲魚鼈之利居民舊以自給前防禦使司超增收為市征漁奪苛細疲俗告病宜蠲除其稅從之　文思使常岑子勲詐稱供奉官為泗州長史所覺捕送闕下乙亥斬勲於東市先是雲捷軍士有偽刻侍衛司印信者捕得斬之帝曰諸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逞耶命搜索悉配沙門島於是姦猾斂迹　詔朝臣出使還日具所見民生利病以聞　右衛率府率薛勲掌常盈倉受民租槩量重詔免勲官配隷沂州倉吏棄市

考異李燾曰舊錄以為二年事今從新錄八月丙戌朔勑大理卿劇可久為光祿卿致仕可久年逾七十無請老意帝特命之考異李燾曰新錄云可久懇求休退國史亦同今從會要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使錢惟濬為建武節度使惟濬吳越王俶子也俶請授以嶺南旄鉞帝從之　癸巳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坐以糠土雜軍糧磔於市　是日遣引進使郭承遷會知秦州吳廷祚率兵往尚書寨驅蕃族歸本部　乙未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言近廷臣承詔各舉所知或有

因行賂獲薦者請自今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訐加以重賞又請注授法官及職官各宜問書法十條以代試判皆施行之　詔及第舉人不得呼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九月戊午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觧軍職許之特加爵邑庚午吐蕃尚頗裕獻伏羌縣地　壬申修武成王廟癸酉以百官次對章奏下尚書省集丞郎以上及御史中丞兩省五品以上參詳其有稗政治者以聞　禁

民伐桑棗為薪又詔黄汴河兩岸每歲委所在長吏課民多栽榆柳以防河決　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考異宋史太祖本紀于八月乙未即書舉此科今從宋實錄及長編蓋乙未始令有司條奏而施行囯在癸未也

甲申武安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病革召將吏屬其子保權曰衡州刺史張文表與吾同起隴畒文表朗州人初見廣順二年以不得行軍司馬志常怏怏吾死必為亂當令楊師璠討之行逢卒保權領軍務時年十一考異路振九國志保權以九月襲位十國紀年亦繫之九月而太祖實録乃於十月乙未書行逢卒蓋以奏到之日書也今從紀年九國

志李燾長編言行逢崇信釋氏廣度僧尼齋懺不輟每見僧無老少輒拜之捧匜執帨親為煎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寃乎按五代宋史十國春秋諸書俱不言行逢佞佛惟云保權大會齋僧見被緇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揖地伏拜今不取李氏之說

冬十月丙戌幸造船務觀習水戰　戊子以棣州團練使何繼筠為關南兵馬都監　癸巳班循資格及長定格編勅格各一卷　己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　廣濟縣令李守中坐贓決杖配沙門島　辛丑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　張文表

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保權即命楊師璠悉衆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泣下師璠亦泣顧謂其衆曰汝見郎君乎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皆奮保權又乞師荆南且來求援文表亦上疏自理考異李燾曰據渤海行年紀張文表攻下潭州在當年十月而國史周保權傳乃云明年春益誤也按實録十二月甲辰已遣趙璲持詔宣諭文表豈得却在明年春始叛益明年正月文表尚據潭州耳

辛亥畋近郊　十一月癸亥詔縣令考課以戶

口增減爲點陟　甲子大閲於西郊帝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按籍閲之去其冗弱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爲精鋭矣　唐遣水部郎中顧彝來貢考異宋史在丙寅日南唐書無日今從長編　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寢疾召牙内都指揮使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後事者延嗣曰先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權判内外軍馬事甲戌保勗卒考異九國志保勗卒于明年非是東都事畧是月癸

亥卒亦誤也渤海行年紀卒于十一月二十日長編從之今取其說　壬午頒建隆四年歷於唐　十二月丙戌左贊善大夫段昭裔坐檢視民田失實責授海州司法參軍　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權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　舊制强盜贓滿十疋者絞庚寅詔改為錢三千足陌者處死　癸巳詔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下凡盜賊鬬訟先委鎮將者命令與尉領其事自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為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

於州縣吏失職至是還統於縣鎮將所主不及鄉村但郭内而已從樞密使趙普言也考異按宋史太祖紀是月丙戌詔縣置尉一員理盜訟置弓手視縣户爲差當即此事而月不同今從長編　戊戌蒲晉慈隰相衛六州饑詔所在發廩振之　庚子班捕盜令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第一限内獲者令尉各減一選獲踰半者減兩選第二限内獲者各超一資踰半超兩資第三限内獲者令尉各加一階踰半加兩階過三限不獲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

尉與賊鬬而盡獲者並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别加陞擢　甲辰遣中使趙璲等賫詔宣諭潭朗聽張文表歸闕且命荆南發兵助周保權　帝以西鄙羌戎屢爲寇改虢州刺史姚内斌爲慶州刺史內斌初見顯德六年四月　是歲遷周鄭王於房州考異按東都事畧新舊實録李燾長編宋史皆云建隆三年出居房州不載月日惟陳桱通鑑續編繫於是年冬十月王禕通鑑皆因之至王皡唐餘録以爲開寶三年則誤矣

河北陝西京東諸州旱蝗悉蠲其租　刑部尚書邊歸讜授戸部尚書致仕

富弼曰唐李靖功高當世自僕射告老止加特進近歲大臣致仕於三公三師之位加三五資不知是何典故三公三師惟大勲全德始可居今因致仕而超拜若别有大勲不知何位待之

蜀主命官追督四鎮十六州逋税龍游令田淳上疏諫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改更如采厚斂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又言四海財貨盡屬至尊百姓足則君莫不足今務奪百姓專贍六軍非本計也

蜀主不能用淳謂所親曰吾觀僭偽紛紛改制妃后妻妾卿相僚佐何如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或勸淳遜詞抑節以取貴仕淳曰吾安能附狗鼠求進哉蓋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昭遠初見乾祐元年

南漢許彥真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李麗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允章見乾祐元年彥真初見顯德六年

南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為貴妃次為美

人皆有寵拜托為內太師政事必先稟托而行托初見顒德六年

乾德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　丁巳發近甸丁夫數萬修築畿內河堤　庚午以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發兵會襄陽以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荊南帝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吾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繼沖控弦之士不過三萬年穀雖登民困於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帝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

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遂以成筭授處耘等　癸亥命太常卿邊光範權知襄州户部判官滕白為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　乙丑幸造船務觀造戰船　丙寅以張勲為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懐忠為步軍都監　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考異宋史作甲戌今從長編　庚辰以高繼沖為荆南節度使　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欵於趙

璲璲遣使撫慰之指揮使高超語其衆曰覲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吾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於市考異宋史云二月壬辰梟文表于朗陵市今從長編臠食其肉　初命大臣知州事懲五代藩鎮彊盛之弊也時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遥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二月甲申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著責授比部員外郎著不拘細行嘗乘醉宿倡家為巡吏所執既知而釋之密

以事聞帝置不問於是宿直禁中夜叩滋德殿求見帝令中使引陞殿近燭視著著大醉垂髮被面帝怒發前事黜之御史中丞劉温叟等並坐失於彈劾奪兩月俸

丙戌天雄節度使符彦卿來朝帝欲使典兵趙普以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屢諫不聽宣已出普復懐之請見曰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帝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豈能負朕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　高繼沖自以年

幼未知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調度委衙内指揮使梁延嗣謂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間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喻繼沖以假道之意請具薪水給軍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王師雖假道以收湖湘恐因而襲我願假兵三千設伏荆門險隘處候其夜行發伏擊之繼沖不聽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事光憲曰景威峽江一民耳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

凡所措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則荆楚免禍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為然景威知計不行岀而歎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為壬辰師次荆門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於其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

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與延釗俱還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懼江陵志餘云宋兵入城繼沖以觴覆井給內人入輿多墜井死遂盡籍其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奉表來歸　癸巳我師既收荆南益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名觀察判官李觀象觀象初見廣順元年謀之觀象曰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今高氏束手聽命唇齒既亡朗州

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從富等不可乃相與為距守計　庚子荆南表至帝復命高繼沖為荆南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荆南巡檢上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仁贍厚卹其家　帝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大軍既拯爾難何為反距王師自取塗炭保權不荅遂進討之慕容延釗大破其軍於三江口遂取岳州考異李燾曰實錄于三月初八日始書此葢用延釗奏到日也然取岳州當在二月末今移入而不書日十國紀年亦繫之二月　是月遣使往

澶滑魏晉絳蒲孟開倉賑貸　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澧州南與我師遇未及戰望風先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衆賊縱火焚州城奔竄山谷壬戌我師入朗州擒從富梟其首周保權匿僧舍處耘遣麾下捕之遂獲保權以歸荊南平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命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癸酉吏部尚書張昭等詳定五刑之制凡流刑四徒杖笞刑各五　令州縣復置義倉官所收二稅

每石别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　夏四月甲申減荆南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配役人放還蠲三年以前逋税及場院課利　初置諸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體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益輕用趙普之言也　庚寅出内府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考異按續通鑑言選卒習戰池中非以習戰為池名

也宋史云出內錢募諸軍子弟鑿習戰池非是　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應天歷帝製序頒行之　丙申兵部郎中曹匪躬棄市海陵鹽城屯田副使張藹除名並坐令人齎輕貨往江南兩浙販易故也　戊戌符彦卿辭歸鎮　以華州團練使張暉為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狀帝既誅李筠將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起軍旅薦興民不堪命當俟富庶後圖之帝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徙暉鳳州

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審疏進取之計帝覽之甚悅　清源留後張漢思年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副使陳洪進漢思患其專乃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甲士皆散漢思由是嚴兵備洪進一日洪進袖大鎖常服安步入府中叱去直兵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謂之曰軍吏以公耄荒請洪進知留務衆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迕不知所為乃自門扇間授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告之

曰漢思昏耄不能為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考異李燾曰徐鉉江南録并九國志載洪進遣使告李煜煜即以洪進為清源節度使國史因之按煜傳載上表乞寢洪進恩命安得便自除洪進節度使也今不取國史又稱荊湖平洪進懼始遣魏仁濟按洪進既奪漢思印即遣仁濟告於朝不緣平荆湖也 慕容延釗言辰錦溪敘等州各奉牌印請命 甲辰詔重鑿砥柱三門 禁涇原邠慶州不得補蕃人為沿邊鎮將 乙巳幸玉津園閲諸軍騎射

辛亥令諸州造輕車以給餽運　五月壬子朔慕容延釗言唐主遣使以牛酒來犒師　己未鳳翔節度使王景卒謚元靖　辛酉命尚書左丞高防權知鳳翔府　乙丑命鐵騎都將李懐義内班都知趙仁遂增修宮闕既成帝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考異富弼三朝寶訓載在建隆三年九月前諸史皆因之不知正月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治五月始大治宮闕倣西京制至是始落成故帝坐正殿而有是言也當從長編不應入前　戊辰以工部侍郎艾頴為戶部侍郎致仕帝命

執政擇廷臣督在京諸倉頡與馬頡自以清望官不宜親濁務辭不肯為帝曰惟致仕乃可免耳頡遂請老（頡初見顯德五年）

蜀宰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考異按十國春秋此語在建隆元年十一月今從長編）蜀主將發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塘等率兵屯峽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櫂手增置水軍

六月乙酉詔免潭州諸縣無名配斂　壬辰以大暑

罷京城營造賜工匠衫履　初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為受饗於此命去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因上疏論王僧辯不克善終不宜在配饗之列乃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癸巳昭等議升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凡二十三人退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魏鄧艾蜀關侯張飛晉杜元凱陶侃

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吴明徹隋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郭元振李光弼王孝傑張齊邱凡二十二人詔塑齊相管仲像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吴起於廡下餘如昭等議　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官為葺舍給賜耕牛種食　丙申令有司三歲一舉先代帝王祀典各以功臣配饗高辛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皆因其故廟又别建漢世祖廟於南陽唐太宗廟於醴泉世祖以鄧禹吴漢賈復耿弇配太宗以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並畫像廟壁　庚子羣臣三上表請舉

樂從之　己酉命鎮國節度使宋延渥帥禁旅數千習戰於新池帝數臨觀焉　庚戌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嶼等始也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强幹者往莅之其後右贊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彥卿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暴其罪斬之不以送府渭先為白馬主簿縣

大吏犯法渭即斬之帝奇其才故擢右賛善大夫考異李燾曰渭知永濟不知何時按實録此年十二月癸亥以主客員外郎董樞知臨濟縣國子博士王仁濟知魏縣王祐與于繼徽到任才半年耳已除替人則楊應夢未必久居永濟或渭即繼應夢之後而實録失不復載也既不的知其月日因附見於此

秋七月甲寅以湖南死事靳彦朗男承勲等三十人補殿直　監修國史王溥上新修梁後唐漢晉周五代會要三十卷　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與洺州防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登州刺史高行本客省使曹彬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數千人來

獻詔釋之彬從母為周太祖貴妃初帝典宿衛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造門平居燕會亦罕與帝即位自晉州都監召入見謂曰疇昔我親汝何故踈我彬頓首謝曰臣周室近親列職禁庭安敢交結尊貴帝益嘉獎焉

戊午頒量衡於澧朗諸州懲割據厚斂之弊也　己未詔民有疾而親屬遺去者罪之　丁卯幸武成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　賜荆南管内民今年夏租之半

甲戌周保權詣闕待罪詔釋之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乙亥命增築朗州城浚其壕賜管内民今年夏租

已卯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重定刑統等書詔刊板摹

印頒天下儀等參酌輕重時稱詳允　北漢宿衛殿直

行首王隱劉詔趙鑾等謀叛事覺被誅詞連樞密使段

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鈞寵姬郭氏

醫僧之女也僧與婺婦通而生姬有殊色鈞將立為妃

常以為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鈞乃止姬之昆弟姻戚

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之死非其辠國人憐焉

八月庚子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請改用十六日甲子詔可考異李燾曰太祖乾德元年初郊有司以冬至迫近晦日請用十一月十六日甲子按章德象所編三朝會要初不及此而王珪等所編五朝會要始載近晦事蓋五朝會要得之於姚闢所修太常因革禮所載實得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云

壬午殿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張瓊自殺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數輕侮之漢卿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自作威福且毀皇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帝召瓊面訊之瓊不伏帝怒令

擊之漢卿即奮鐵檛擊其首氣垂絶乃曳下御史府按鞫瓊自殺上旋聞其家無餘財止有奴三人甚悔之責漢卿曰汝言瓊部曲百人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者一敵百耳帝亟命優恤瓊家然亦不罪漢卿考異李燾曰新録及國史并宋白所為瓊傳並云獄具乃賜死於城西井亭今從舊録疑新録與國史及宋白或加潤色也先是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馬仁瑀嘗私以士屬知貢舉薛居正居正實不許而陽諾之榜出無其人及聞喜宴日仁瑀乘醉擒所屬士慢駡居正御史中丞劉温叟劾奏

仁瑀帝曲為容忍龍捷右廂都指揮使王繼勲皇后母弟也挾勢驕倨多陵蔑將帥仁瑀獨與抗相忿爭輒攘臂欲毆繼勲繼勲憚其勇頗為屈而怨隙愈深於是受詔都試郊外兩人因欲相圖陰勒所部兵私市白梃上微聞其事即詔罷講武甲申出仁瑀為密州防禦使置繼勲不問　以秦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防禦使南漢人數寇桂陽及江華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掠為居民患美帥兵深入窮其巢穴

斬首百餘級餘黨散潰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巳俸市牛酒宴犒賜金帛慰撫之夷落遂定　丁亥王全斌復與郭進曹彬等帥師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使王超等北漢將蔚進郝貴超悉蕃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平晉軍考異路振九國志云郝貴超被擒按貴超明年復戰遼州以為被擒者誤也今從長編平晉軍一作樂平軍今從宋史　壬辰詔九經舉人落第者宜依諸科舉人例許再試　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泉州陳洪進遣使來貢

齊州河決　已亥幸造船務　遼幽州岐溝關使柴庭翰等來降　癸卯宰相范質等率百官上尊號不允　是月遼主如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　甲寅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從之　高麗國王昭遣使時贊等入貢涉海值大風溺死者九十餘人贊僅而獲免詔勞卹之　詔開封府選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寺習樂將行郊祀禮也　詔諸州府長吏禁以僕從人干預政事　丙寅大宴廣政殿始

用樂　丁卯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李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與慕容延釗不協更相論奏帝以延釗宿將赦其過止罪處耘處耘亦恐懼不敢自明　丙子詔朝臣無得公薦貢舉人故事每歲知貢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才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至是禁之　慕容延釗獲汪端磔於朗州市端初攻州城不克與其黨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謀應端悉捕繫欲誅之薛居正以計緩其事及端被

擒詰之僧無與謀者皆得全活　北漢主誘遼兵攻平晉軍命郭進張彥進曹彬陳萬通領步騎萬餘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考異李燾曰國史契丹傳載此事在杜延翰以遼州來降之後今從新錄及本紀　癸未令襄州盡索湖南行營諸軍所掠生口遣吏分送其家放潭邵州鄉兵數千人歸農減江陵府民舊租之半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扈蒙以僕夫扈繼遠為從子屬之同年生淮南轉運使仇華使釐務繼遠盜官鹽事發戊申蒙坐奪金紫黜為左贊善大夫

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帝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之

十一月癸亥饗太廟是夕陰晦至夜分開霽帝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帝大悦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還御明德門大赦改元乾德羣臣奉册上尊號於崇政殿先是帝謂大禮使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儀制不絶如綫今幸時和歲豐克舉禋祀報神貲乎

備物御輿五使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
寅恭之意於是質與陶穀張昭等討尋故事詳定新制
曰南郊行禮圖又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又言
饗廟郊天從祀羣官合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今併
於一日受之有虧誠慤望令分日各誓百官並從之將
升壇有司具黄褥為道帝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
撤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初有司
議配饗請以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

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饗從之 丙寅唐主煜遣使來助祭南郊及賀冊尊號 丁卯詔防禦團練刺史州舊有都督府號者并停仍為上州 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號曰飲福宴自是為例 十二月庚辰殿前散祗候李璘以父

讐殺寮員陳友於市璘自首上壯而釋之　荆南節度使高繼沖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已未改命繼沖為武寧節度使　甲申皇后王氏崩翰林醫官王守愚坐進藥不精審滅死流海島　已亥以殿前侍御史鄭起為西河令顯德末起為殿中侍御史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質不聽嘗遇帝於路横絶前導而過帝初不問於是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官檢校司徒吏輒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

出近郊延範揖起行馬起曰此騾也安用過呼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遂左遷右拾遺浦城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為帝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即位將因事誅之光義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於是亦出為天興令　庚子尚書左丞高防卒於鳳翔帝甚悼惜之遣供奉官陳彥珣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防性沈厚守禮法所踐歷皆有能名　乙巳唐主煜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禁道州調民取硃砂除衡岳州二

税外所賦米并毋得發民烹銅鈔及作炭　遣内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彦徽李繼勲㑹兵入北漢境收其邊邑及遼石州　閏月乙卯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帝雅與延釗友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猶呼為兄延釗寢疾帝自封藥以賜聞其卒哭之慟禮官言為近臣發哀哭聲宜有常帝曰吾不知哀之所從出也　龍捷軍校王明詣闕獻陣圖請討幽州帝嘉之賜以錦袍

銀帶錢十萬或言帝將北征大發民餽運河南民相驚逃亡者四萬家帝憂之丙寅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馳傳招集踰旬乃復故　初周世宗始征淮南之歳宣祖葬安陵安陵在京城東南隅辛未命司天監趙修已修已初見乾祐元年内客省使王仁贍等改卜安陵於西京鞏縣之鄧封鄉　乙亥詔乗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永安節度使折德扆敗北漢軍數千人於府州城下獲其衛州刺史楊璘　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

承正統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别尊而祭之北漢為壇於南郊奉宣祖升配常以正月上辛奉祀北漢主嗣位所以事遼者多畧不如世祖時每事禀之劉旻廟號世祖於是遼持書來責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幣往謝遼執其使而不報北漢地狹産薄又歲輸於遼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顒為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髪為浮屠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倚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

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遼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遼歲千斤因即其治建寶興軍

資治通鑑後編卷三